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第六回 罷官職逢義士高僧 應龍圖審冤魂怨鬼

且說包公斷明瞭烏盆，雖然遠近聞名，這位老爺正直無私，斷事如神，未免犯了上司之嫉，又有趙大刑斃，故此文書到時，包公例應革職。包公接到文書，將一切事宜交代署印之人，自己住廟。李保看此光景，竟將銀兩包袱收拾收拾，逃之夭夭了。包公臨行，百姓遮道哭送。包公勸勉了一番，方才乘馬，帶著包興，出了定遠縣，竟不知投奔何處才好。包公在馬上自己歎息，暗裡思量道：「我包某命運如此淹蹇，自幼受了多少的顛險，好容易蒙兄嫂憐愛，聘請恩師，教誨我一舉成名。不想妄動刑具，致斃人命。雖是他罪應如此，究竟是粗心浮躁，以至落了個革職，至死也無顏回家。無處投奔，莫若仍奔京師，再作計較。」只顧馬上嗟歎。包興跟隨，明知老爺為難，又不敢問。信馬由韁，來至一座山下，雖不是峻嶺高峰，也覺得兇惡。正在觀看之際，只見一棒鑼響，出來了無數的唆兵，當中一個矮胖黑漢，赤著半邊身的胳膊，雄赳赳，氣昂昂，不容分說，將主僕二人拿下捆了，送上山去。誰知山中尚有三個大王，見縛了二人前來，吩咐綁在兩邊柱子上，等四大王到來，再行發落。不一時，只見四大王慌慌張張，喘吁吁跑了來，嚷道：「不好了！山下遇見一人好本領，強小弟十倍，才一交手，我便倒了。幸虧跑得快，不然吃大虧了，哪位哥哥去會會他？」只見大大王說：「二弟，待劣兄前往。」二大王說：「小弟奉陪。」於是二人下山，見一人氣昂昂在山坡站立。大大王近前一看，不覺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原來是兄長，請到山中敘話。」

你道此山何名？名叫土龍崗，原是三賊窩居之所。原來張龍、趙虎誤投龐府，見他是權奸之門，不肯逗留，偶過此山，將山賊殺走，他二人便作了寨主。後因王朝、馬漢科考武場，亦被龐大師逐出，憤恨回家，路過此山，張、趙兩個即請到寨，結為兄弟。王朝居長，馬漢第二，張龍第三，趙虎第四。王、馬、張、趙四人已表明來歷。

且說馬漢同定那人來至山中，走上大廳，見兩旁柱上綁定二人，走近一看，不覺失聲道：「暖呀！縣尊為何在此？」包公睜眼看時，說道：「莫不是恩公展義士麼？」王朝聞聽，連忙上前解開，立刻讓至廳上，坐定了。展爺問及，包公一一說了。大家俱各歎息。展爺又叫王、馬、張、趙給包公陪了罪，分賓主坐下。立時擺酒，彼此談心，甚是投機。包公問道：「我看四位俱是豪傑，為何作這勾當？」王朝道：「我等皆為功名未遂，亦不過暫借此安身，不得已而為之。」展爺道：「我看眾弟兄皆是異姓骨肉。今日恰逢包公在此，雖則目下革職，將來朝廷必要擢用。那時眾位兄弟何不設法棄暗投明，與國出力，豈不是好？」王朝道：「我等久有此心。老爺倘蒙朝廷擢用，我等俱願效力。」包公只得答應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」大家飲至四更方散。

至次日，包公與展爺告辭。四人款留不住，只得送下山來。王朝素與展爺相好，又遠送幾里。包公與展爺戀戀不捨，無奈分別而去。

單言包公主僕乘馬竟奔京師。一日，來至大相國寺門前，包公頭暈眼花，竟從馬上栽將下來。包興一見，連忙下馬看時，只見包公二目雙合，牙關緊閉，人事不知。包興叫著不應，放聲大哭。驚動廟中方丈，乃得道高僧，俗家複姓諸葛名遂，法號了然，學問淵深，以至醫卜星相，無一不精，聞得廟外人聲，來到山門以外，近前診了脈息，說：「無妨，無妨。」又問了方才如何落馬的光景，包興告訴明白。了然便叫僧眾幫扶抬到方丈東間，急忙開方抓藥。包興精心用意煎好。吃不多時，至二鼓天氣，只聽包公哎呀一聲，睜開二目，見燈光明亮，包興站在一旁，那邊椅子上坐著個僧人。包公便問：「此是何處？」包興便將老爺昏過多時，虧這位師傅慈悲用藥救活的話，說了一回，包公剛要掙扎起來致謝，和尚過來按住，道：「不可勞動，須靜靜安心養神。」

過了幾日，包公轉動如常，才致謝和尚。以至飲食用藥調理，俱已知是和尚的，心中不勝感激。了然細看包公氣色，心下明白，便問了年命，細算有百日之難，過了日子就好了，自有機緣，便留住包公在廟內居住。於是將包公改作道人打扮，每日裡與了不是下棋，便是吟詩，彼此愛慕。將過了三個月。一日，了然求包公寫「冬季啣經祝國裕民」八字，叫僧人在山門兩邊黏貼。包公無事，同了然出來，一旁觀看。只見那壁廂來了一個廚子，手提菜筐，走至廟前，不住將包公上下打量，瞧了又瞧，看了又看，直瞅著包公進了廟，他才飛也似地跑了，包公卻不在意，回廟去了。

你道此人是誰？他乃丞相府王芑的買辦廚子。只因王老大人面奉御旨，賜圖像一張，乃聖上夢中所見，醒來時宛然在目，御筆親畫了形像，特派王老大人暗暗密訪此人。丞相遵旨回府，又叫妙手丹青照樣畫了幾張，吩咐虞侯、伴當、執事人員各處留神，細細訪查。不想這日買辦從大相國寺經過，恰遇包公，急忙跑回相府，找著該值的虞侯，便將此事，說了一遍。虞侯聞聽，不能深信，亦不敢就回，即同買辦廚子暗到廟中，閒遊的一般，各處瞻仰。後來看到方丈，果見有一道人與老僧下棋，細看相貌正是龍圖之人，心中不勝驚駭，急忙趕回相府，稟知相爺。

王大人聞聽，立刻傳轎到大相國寺拈香。一是王大人奉旨所差之事，不敢耽延；二是老大人為國求賢，一番苦心。不多時，來到廟內。小沙彌聞聽，急忙跑至方丈室內，報與老和尚知道。只見了然與包公對弈，全然不理。倒是包公說道：「吾師也當迎接。」了然道：「老僧不走權貴之門，迎他則甚？」包公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他乃是個忠臣，就是迎他，也不至於沾礙老師。」了然聞聽，方起身道：「他此來與我無沾礙，恐與足下有些瓜葛。」說罷，迎出去了。

接至禪堂，分賓主坐了。獻茶已畢，便問了然：「此廟有多少僧眾？多少道人？老夫有一心願，願施僧鞋僧襪，每人各一雙，須當面領去。」了然明白，即吩咐僧道領取，一一看過，並無此人。王大人問道：「完了麼？你廟中還有人沒有？」了然歎道：「有是還有一人，只是他未必肯要大人這一雙鞋襪。如要見這人，大概還須大人以禮相見。」王丞相聞聽，忙道：「就煩長老引見引見何如？」了然答應，領至方丈。包公隔窗一看，也不能迴避了，只得上前一揖，道：「廢員參見了。」王大人舉目細看形容，與聖上御筆畫的龍圖分毫不差，不覺大驚，連忙讓坐，問道：「足下何人？」包公便道：「廢員包拯，曾任定遠縣。」因斷烏盆革職的話，說了一遍。王大人見包公說話梗直，忠正嚴肅，不覺滿心歡喜，立刻備馬，請包公隨至相府。進了相府，大家看大人轎後一個道士，不知什麼緣故。當下留在書房安歇。

次日早朝，仍將包公換了縣令服色，先在朝房伺候。淨鞭三下，天子升殿。王芑出班奏明仁宗。天子大喜：「立刻宣召見朕。」包公步上金階跪倒，三呼已畢。天子閃龍目一看，果是夢中所見之人，滿心歡喜，便問為何罷職。包公便將斷烏盆將人犯刑斃身死情由，毫無遮飾，一一奏明。王芑在班中著急，恐聖上見怪。誰知天子不但不怪，反喜道：「卿家既能斷烏盆負屈之冤魂，必能鎮皇宮作祟之邪。今因玉宸宮內每夕有怨鬼哀啼，甚屬不淨，不知是何妖邪，特派卿前往鎮壓一番。」即著王芑在內閣聽候。欽派太監總管楊忠帶領包公，至玉宸宮鎮壓。

這楊忠素來好武，膽量甚好，因此人皆稱他為「楊大膽」。奉旨賜他寶劍一口，每夜在內巡邏。今日領包公進內。他哪裡瞧得起包公呢，先問了姓，後又問了名，一路稱為老黑，又叫老包。來到昭德門，說道：「進了此門，就是內廷了。想不到你七品前程如此造化！今日對了聖心，派你入宮，將來回家到鄉里說古去罷。是不是？老黑呀！怎麼我合你說話，你怎麼不響呢？」包公無奈，答道：「公公說的是。」楊忠又道：「你別合我鬧這個整臉兒。我是好頑好樂的。這就是你，別人還巴結不上呢。」說著話，進了鳳右門，只見有多少內侍垂手侍立。內中有一個頭領，上前執手，道：「老爺今日有何貴幹？」楊忠說：「辛苦，辛苦！咱家奉旨帶領此位包先生前到玉宸宮鎮邪。此乃奉旨官差。我們完差之時，不定三更五更回來，可不就照門了，省得又勞動你們。請罷，請罷！」說罷，同了包公，竟奔玉宸宮。只見金碧交輝，光華爛漫，到了此地，不覺肅然起敬。連楊忠愛說愛笑，到了此地，也就啞口無言了。

來至殿門，楊忠止步，俏向包公道：「你是欽奉諭旨，理應進殿除邪。我就在這門檻上照看便了。」包公聞聽，輕移慢步，側身而入，來至殿內，內正中設立寶座，連忙朝上行了三跪九叩之禮，又見旁邊設立座位，包公躬身入座。楊忠見了，心下暗自佩服。

道：「瞧不得小小官兒竟自頗知國禮。」又見包公如對君父一般，秉正端坐，凝神養性，二目不往四下觀瞧，另有一番凜然難犯的神色，不覺得暗暗誇獎道：「怪不得聖上見了他喜歡呢。」正在思想之際，不覺得譙樓漏下。猛然間聽的呼呼風響，楊忠覺得毛髮皆豎，連忙起身，手掣寶劍，試舞一回。耍不了幾路已然氣喘，只得歸入殿內，銳氣已消，順步坐在門檻子上。包公在座上，不由得暗暗發笑。

楊忠正自發怔，只見丹墀以下起了一個旋風，滴溜溜在竹叢裡團團亂轉，又隱隱的聽得風中帶著悲泣之聲。包公閃目觀瞧，只見燈光忽暗，楊忠在外撲倒；片刻工夫，見他復起，裊裊婷婷，走進殿來，萬福跪下。此時燈光復又明亮。包公以為楊忠戲耍，便以假作真，開言問道：「你今此來，有何冤枉，訴上來。」只聽楊忠嬌滴滴聲音，哭訴道：「奴婢寇珠原是金華宮承御，只因救主遭屈，含冤地府，於今廿載，專等星主來臨，完結此案。」便將當初定計陷害的原委，哭訴了一遍：「因李娘娘不日難滿，故特來泄機由。星主細細搜查，以報前冤，千萬不可泄漏。」包公聞聽點頭，道：「既有如此沉冤，包某必要搜查，但你必須隱形藏跡，恐驚主駕，獲罪不淺。」冤魂說道：「謹遵星主臺命。」叩頭站起，轉身出去，仍坐在門檻子上。

不多時，只見楊忠張牙欠嘴，彷彿睡醒的一般，瞧見包公仍在那邊端坐，不由悄悄地道：「老黑，你沒見什麼動靜，咱家怎生回覆聖旨？」包公道：「鬼已審明，只是你貪睡不醒，叫我在此呆等。」楊忠聞聽詫異，道：「什麼鬼？」包公道：「女鬼。」楊忠道：「女鬼是誰？」包公道：「名叫寇珠。」楊忠聞聽，只嚇得驚異不止，暗自思道：「寇珠之事算來將近二□年之久，他竟如何知道？」連忙陪笑，道：「寇珠她為什麼事在此作祟呢？」包公道：「你是奉旨，同我進宮除邪，誰知你貪睡。我已將鬼審明，只好明日見了聖上，我奏我的。你說你的便了。」楊忠聞聽，不由著急，道：「哎呀！包……包先生，包老爺，我的親親的包……包大哥，你這不把我毀透了嗎？可是你說的，聖上命我同你進宮；歸齊我不知道，睡著了，這是什麼差使眼兒呢？怎的了！可見你老人家就不疼人了。過後就真沒有用我們的地方了？瞧你老爺們這個勁兒，立刻給我個眼裡插棒槌，也要我們攔得住呀！好包先生，你告訴我，我明日送你個小巴狗兒，這麼短的小嘴兒。」包公見他央求可憐，方告訴他道：「明日見了聖上，就說：『審明瞭女鬼，係金華宮承御寇珠含冤負屈，來求超度她的冤魂。臣等業已相許，以後再不作祟。』」楊忠聽畢，記在心頭，並謝了包公，如敬神的一般，他也不敢言語褻瀆了。

出廠宸宮，來至內閣，見了丞相王芑，將審明的情由，細述明白。少時聖上臨朝，包公合楊忠一一奏明，只說冤魂求超度，卻不提別的。聖上大悅，愈信烏盆之案，即升用開封府府尹、陰陽學士，包公謝恩。加封「陰陽」二字，從此人傳包公善於審鬼。白日斷陽，夜間斷陰，一時哄傳遍了。

包公先拜了丞相王芑，愛慕非常；後謝了了然，又至開封府上任，每日查辦事件。便差包興回家送信，並具稟替寧老夫子請安；又至隱逸村投遞書信，一來報喜，二來求婚畢姻。包興奉命，即日起身，先往包村去了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